

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主编
金旸 编写

阅读红色经典

培养爱国情怀

树立远大理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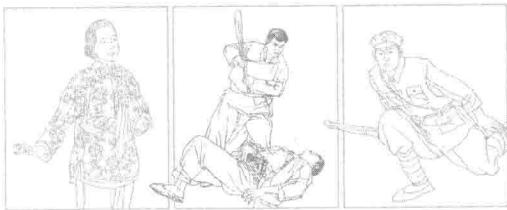
锻造优秀品格



我的中国梦
红色
经典故事

智 慧 篇

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主编
金旸 编写
叶雄工作室 杨越 插图



我的中国梦
红色
经典故事
智 慧 篇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色经典故事·智慧篇/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;金旸编写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6.7
(我的中国梦)
ISBN 978-7-5342-9386-3

I. ①红… II. ①中… ②金… III. ①革命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20882 号

策 划 金延锋
责任编辑 周 虹
美术编辑 吴 珩 楼迎春
责任校对 冯季庆
责任印制 林百乐

我的中国梦

红色经典故事 智慧篇

HONGSE JINGDIAN GUSHI ZHIHUIPIAN

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/主编 金旸/编写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40mm×1300mm 1/32 印张 3.125

字数 40000 印数 1—8000

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9386-3

定价：12.00 元

目 | 录

MULU

大英雄隐身智斗记	1
柳苦民智斗茶头王	10
“赤脚大仙”勇破缙云城	21
潘木匠诱敌入深谷	31
抗日游击队携手打鬼子	43
新四军奇袭戴家祠	53
闯关智送双“〇”信	62
军民一家亲 奋勇斗顽匪	74
险过鸿门宴 智擒众劫匪	84

六英雄隐身 智斗记

1928年8月的一天，在浙南武义县，徐英大闹隔屋村，火烧林家院子的消息不胫而走。城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四处加岗加哨。

徐英是一个共产党员。这事一出，国民党武义县党部很快就在县衙门外的墙上张贴了捉拿徐英的布告。布告上写明悬赏金为一万大洋，并对“一万”两字特别做了标记，醒目得很。边上是一张徐英的肖像画，年龄20岁上下，国字脸，一双大眼炯炯有神。

衙门被过往看热闹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，一位头戴斗笠的青年脸上带着疑惑的神情，嘟囔着：“就这么一个人，能值一万大洋？”

这话被一旁的一个哨兵听到了，哨兵颇有点卖弄学问的味道，神秘地对青年说：“这个徐英啊，别看他年纪小，已经是干过很多事的人了。”

他 19 岁就参与策划过‘五卅’事件，又与蒋委员长势不两立，现在已经是共党的人物了。”

这时一位老农路过，也在一旁搭起话来：“这徐英可不同常人。他会化装术，就连天上的神仙、地下的妖魔鬼怪都认不出他。而且他专杀卑劣小人，他的飞刀也很准，哪个坏分子要是被他盯上，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”

那哨兵听了老农的话，火冒三丈，怒斥老农，并威胁老农要是再胡言乱语，就把他抓起来。老农似乎被哨兵的话吓住了，赶紧离开。哨兵还有些心惊胆战地摸摸自己的脖子，好像徐英就在附近，自己的人头要被他取了似的。

戴斗笠的青年看了这场景，嘴角露出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。他走路非常小心，随时注意身后有没有人跟踪。随后，他来到城西一幢瓦屋前，在门上敲了几下，声音三长两短。

不一会儿，一位青年从门里探出头来，看了看敲门人，心想这是谁，我不认识呀！这时戴斗笠的青年说：“小李，我是徐英呀，我们进去说

话。”徐英进屋后，用水洗了洗脸。啊，好一个易容术，他现在的相貌和刚才可是大不相同啊！

小李不由得惊叹：“大哥的易容术名不虚传啊！”想到外面抓捕徐英的布告，小李欣喜之余又不免担心起来。

事情原来是这样的，徐英的真实身份是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，他于1927年来到自己的家乡武义开展地下工作。

第二年初秋，他领导农民协会以及群众开展抗租运动。在隔屋村，有个横行霸道的家伙叫林新福。这个恶霸时常凭借自己的权势，阻碍农会的工作。徐英心想，必须教训一下那家伙，就带领着一大帮人赶去林家宅院。

谁知道，林新福听到了风声，已经跑掉了。群众怒火填膺，烧了他的宅子。徐英觉得，要将抗租运动坚持和发展下去，得作进一步打算。

他让小李负责印刷了十几卷宣传单，传单上的内容有些是控诉林新福罪状的，也有一些是宣传农会工作的。小李等人打算等天黑以后偷偷去

张贴，徐英也决定加入张贴传单的行列。

“大哥，城里到处有人在抓你呢！”小李提醒说。徐英拍拍胸脯，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：“没关系，就算我在衙门口晃悠，那帮蠢家伙也认不出我的。”

一个小时后，两个背着草筐的农民穿梭在街头巷尾，那两个人正是乔装打扮的徐英和小李。他们的行动十分小心和警觉，一人放风，另一人就赶紧往墙上或电线杆上贴传单，手脚快得很。不一会儿，这片地方就成了传单的天地，两人见事情办得差不多了，就赶紧到别处去。

天渐渐亮了，不巧的是，徐英和小李碰到了迎面而来的巡逻队。他们想转身离开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

“你们两个站住，鬼鬼祟祟的在干吗？”一个身材矮胖的士兵，看样子是巡逻队队长，大声地喊住了他们。

“我……我们是到城里来抓药的。”第一次碰到这种场面，小李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徐英见状接声道：“这孩子是山里来的，没见过世面，第一次碰到您这样的人物。”胖队长听到这番奉承话，心情好了一些，但他怀疑的念头还没有完全打消。

“你们这大筐子里装的什么东西？”胖队长又问道。

“不瞒您说，这是山里抓来的竹叶青，据说能卖个好价钱呢，您检查检查。”徐英装作要开筐的样子。

“不……不不了！”一听是蛇，胖队长便下意识往后退了好几步，赶忙往地上吐口水，想去去遇到的霉气。在武义这个地儿，传说要是出门遇见蛇，准没什么好事。胖队长大声咒骂着，一脸不爽，让他们赶紧离开。

徐英听罢连连点头，牵着小李就往前走。走到拐角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，悬着的心也算放了下来。在徐英和小李的积极活动下，原本一沓传单，现在就只剩一张了。

“我们把传单贴到县衙门去！”徐英说。

话音刚落下，小李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露出担忧的神色。

徐英说：“虽然这个行动有些冒险，但为了宣传人民群众的利益，打击反动势力，我们必须要有行动。”徐英找了一家不起眼的饭店，迅速装扮起来。

“卖鸡喽，刚出炉的烧鸡，又香又嫩哟！”只见一朴实的小贩，拎着竹篮打县衙门口路过。一阵香味飘来，放哨的士兵都快流口水了。

“站住！”士兵叫住了小贩。打量一番后，士兵觉得这土里土气的农民，看起来傻头傻脑的，一定可以占到便宜，随即问道：“你这篮烧鸡卖不卖啊？”

“卖呀卖呀，我这鸡口感嫩滑，价格很实惠，只要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！”没等小贩说完，士兵就夺过了竹篮往衙门里去。边上的士兵只管阻挠和捉弄着小贩。小贩这下急了，赶紧追着前面那个士兵，跟进衙门里。然而衙门里大大小小的道路还挺多，

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那士兵已走得不知去向了。

小贩高声喊道：“兵大爷啊！钱还没给我呢！您行行好，倒是把钱给我啊！”

原来这小贩就是徐英，他佯装讨钱趁机从口袋里掏出了最后一张传单，把这传单恰到好处地贴在了敌人眼鼻子上的县衙门大堂中央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县长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，眯缝着眼儿到了大堂。可想而知，他见到共产党的传单堂而皇之地贴在那里，气得直发抖啊！

俗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这事对于反动势力来说当然算是坏事，他们瞒都瞒不住，消息很快在人民群众中传遍了。徐英的革命行动可谓大快人心啊，灭了反动势力的气焰，鼓舞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斗志。

之后，徐英的威望和神奇在民间流传得越来越广，反动势力一听到他的名字，吓得夜不能寐。

WODEZHONGGUOJIAYUN
HONGSEJINGDIANGUSHI

我的中国梦
红色
经典故事

副主编

柳苦民 智斗茶头王

1930年春天，茶头村农民运动日益高涨。村里的地主豪绅为了镇压这些力量，成立了反动武装保卫团。人称“茶头王”的恶霸地主姜德奎当了保卫团的团长，一批地痞流氓充作团丁。

茶头村位于玉环和温岭的交界处，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，无论攻守都是个战略重地。这保卫团大肆购置武器，借着茶头村的险要地势构筑了好几个碉堡。

话说这个茶头王，长得身子干瘦，贼眉鼠眼，腰间整天别着一把崭新的德国造木壳枪，骄横跋扈，不但时常残害村里的老百姓，还不时袭击红军，残忍地捕杀过附近的共产党地下党员。

初夏的一天，天刚蒙蒙亮，茶头王就带着一群团丁进村，将一大块溪滩包围了起来。之后，几个浑身血迹斑斑、面目浮肿的汉子被拖到溪滩

上，显然是被保卫团抓来的“赤色分子”。

“乡亲们，看看这些穷光蛋抗缴保护费，勾结共党跟我们捣乱。今天，保卫团新买了一门大炮，特地请诸位乡亲来开开眼界，一来看看我们保卫团的强大武装；二来也看看勾结红军游击队的下场！”茶头王把头转向前来围观的村民，一脸得意地说。

“换上新炮！”茶头王大声下令。团丁们推出一门松木巨炮，炮口对准了那些被他们称为“赤色分子”的人。这炮叫作“猪娘炮”，它的炮膛很大，就像猪娘的肚子一样，在近距离有很强大的杀伤力。

“开炮！”茶头王满脸狰狞，跺着脚喊道。

随着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大地抖动、硝烟弥漫，两个操作手也忍不住咳嗽起来。待到硝烟散去，大家看到溪滩已是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

人群中响起了惊恐的抽泣，乡亲们义愤填膺。可茶头王却哈哈大笑，他对自己的杰作很是满意。

这时，在茶头村背后的马鞍山上出现了一个

打扮成换糖人模样的人。他30出头，身材健硕，目光坚毅。获知茶头王的罪恶行径，他的心像被一大把针刺痛了一样，他的怒火好像要冲出喉咙。他用力咬着嘴唇，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继续观察着茶头村的地形和工事。这个人就是红十三军第二团的领导人——柳苦民。

“老板，有人上山来了。”扮作讨饭佬的警卫员小魏突然冒了出来，提醒柳苦民。不一会儿，从山沟里钻出了一个砍柴的小孩，他那干瘦的身形和手上拿着的大猎刀显得极不相称。柳苦民连忙上前，塞给他几块糖，和他拉家常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保卫团。

“保卫团有带腿的枪吗？”柳苦民问。

“有，有两把哩，都在吊桥那头摆着呢！”那小孩儿大概已经饥饿难耐，边说边一直盯着换糖担里的糖。

柳苦民接着问：“你可知道他们烧饭的锅子有多大？有几只？”

“他们的锅子有那么大！”小孩儿双手比画着，

“一只锅子破了，现在还剩了三只。”

柳苦民把剩下的糖都给了饥饿的孩子，随后陷入了沉思之中。

这天深夜，在温岭坞根的游击队根据地，红二团的主要干部围坐在油灯下讨论了一夜，草屋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煤油味。

柳苦民在桌子上一边画着茶头村的战略草图，一边对众人说：“村子三面环水，我们可以乘船接近，但进村的大路只有一条，必须经过一座石拱桥。保卫团的‘猪娘炮’正对着这座桥，这将是我们的第一道难关。”

柳苦民喝了口茶，顿了顿又继续说道：“过桥一百步是护村河，河道有一丈二尺宽。河上拉着吊桥，敌人的两挺老式机枪就架在这里，这是第二道难关。进村后，沿着水沟往左拐，是保卫团驻扎的大宅，这是最后一道难关。”

话毕，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：

“茶头王有机枪土炮，加上六七十个惯匪，恐怕我们很难强攻。”